

中國社會發展現狀、困境與轉機座談會(一)： 八九民運及其後

主持人：

陳志柔（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與談人：

王丹（六四天安門運動領袖群，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客座助理教授）

李恆清（原八九學運清華大學負責人，海外民運組織「青年中國」執行長）

徐斯儉（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中國研究學程合聘助理教授）

鮑樸（《趙紫陽口述回憶》出版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鮑彤之子）

蘇曉康（報告文學作家，電視片《河殤》總撰稿人）

2012年1月12日

中國政權在歷經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大步地開始進行經濟改革進程，政權似乎更加穩固，並且創造了驚艷世界的經濟崛起。蘇曉康先生、鮑樸先生、李恆清先生、王丹教授以及徐斯儉教授應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之邀，向在場聽眾談論中國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社會的發展現況、困境與轉機。

對八九民運的反思

與會者普遍認為八九民運基本上是失敗且不成熟的。蘇曉康先生表示：「八九運動的失敗，是中國全社會的整體失敗。」蘇曉康先生認為八九民運的失敗包含許多因素，包括：中國社會在1988年仍是未發育的公民社會，雖然有許多菁英，但菁英與學生之間卻無法溝通與對話。另外，還包含學生的激進不理智。學生的成長背景、接受的思想資源各不相同，以及社會運動的經驗是空白的，再加上官方在態度上相當強硬，最後逼使學生採取激進作法。

而王丹教授的看法則與蘇曉康先生不一樣，他認為六四事件會失敗是個人問題，是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的問題。六四事件本來是中國改革的絕佳機會，上層第一把交椅的趙紫陽願意改革，同

時黨內有一批高層也都抱持著開明態度，再加上下層民間普遍有要求改革的聲浪。上層與下層結合的黃金時機使得曾經有機會可以實踐非暴力的和平轉移，但卻因鄧小平軍事鎮壓的命令給破壞了。在黨內多數反對鎮壓的情況下，倘若當時鄧小平沒有具備權威，六四民運將不會發生失敗的情形。就是那種強人政治下的歷史時機，使得民運最終以失敗作結。但王丹教授也表示，強人掌握權力的情形不可能延續，因此六四若放在今天便不見得會是過去那種失敗的結局。

徐斯儉教授對於中國六四事件則表示：「以中國當時的社會結構，六四事件要成功是非常困難。」一旦成功其所形成的民主體制是非常脆弱的，可能會形成如同俄羅斯普丁之下的國家暴力一般。因此一個社會若還未成熟，即使歷史給予一個成功的機會，結局也未必是個好的結果。而鮑樸先生對於六四事件則認為，革命與推翻政府都不是使社會進步的良好途徑，社會變革應該是循序漸進的。社會中的每個人對於社會改革都要負起責任，即使是要付出代價也在所不惜。

八九民運在歷史進程的作用

八九民運與鄧小平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因此

關鍵在於八九民運後，中國的未來發展將會如何。李恆清先生認為，當時八九民運有很多的群眾組織，但卻無法進行橫向連結與互動。經過八九民運的鎮壓後，這些組織在許多層面上建立了橫向連結，建立了一種平台讓人民知道一旦抗爭事件發生，可以去何處尋求維權人士的協助，這種平台的建立為中共未來的民主轉型奠定了最基本的基礎。

鄧小平曾經說過只要經濟做好，人民便會忘了六四事件。確實，在經濟快速成長後，人民便不再提六四事件了。李恆清先生表示人民其實是認為不值得再提了，一方面是因為物質生活比過去更好，另一方面則是人民會考慮是否要付出生命與自由的代價。在經過掂量之下，人民通常都選擇沉默。然而，即使人民選擇沉默，中共卻不讓人民沉默。中共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不斷地剝奪民眾最基本的生產資源，而造成群體的民眾抗爭事件。李恆清先生說：「人民不是動物，中國人民不是如同中國政府所說的一般，只要吃飽喝足其他就不需要了。八九民主運動最終將會被寫在歷史上。」中共政府對人民的壓迫剝削，最終會導致另一個六四的發生。

中國社會的發展現況

徐斯儉教授表示：「目前世界各國媒體都在



兩岸學者共聚一堂的場景。

討論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然而在討論中國經濟不確定性的同時，實際上也是在報導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所謂中國模式是指在全球歷經金融危機之時，中國相對其他國家來說，在經濟上表現得較好。然而，這曾經被標榜的中國模式卻突然不再被討論了，此一現象說明了中國在發展上的現狀。

美國無法獨力撑起世界經濟，必須促使中國成為G2。然而，世界經濟景氣的狀況是美國過度消費，而中國剝削生產。因此徐斯儉教授認為這不是G2，而是「畸2」，中國透過剝削勞工與環境去滿足歐洲與美國的過度消費，但這個泡沫目前已經破滅了。中國模式的出現是建立在全球G2的經濟基礎上，然而此一中國模式已成為過去式，而中國問題也成為國際問題；當前是世界經濟景氣的破滅，世界景氣破滅也就等同於中國模式基礎的破滅。中國的上一個階段已經結束，而下一個階段是什麼仍然未能得知，這裡頭包含了許多的可能性。

鮑樸先生認為中國目前正處於鄧小平時代結束的位置，要研究中國大陸就要抓住中國政治與社會的關係。蘇曉康先生則對此進一步做了分析，他表示對當前中國的描述有一名詞，亦即「清紅幫」，所謂「清」乃是指80年代時，鄧小平為讓幹部年輕化，只要是「清華、北大」畢業者，能任用的都用，「紅」則是指高幹子弟、太子黨的成員。基本上，中國目前是由「清紅幫」所掌控。

中國在2008年時，全國上下人民與知識分子以及美國都認為當時是中國最好的世代。然而，就在2012年，習近平的謀士張木生曾評論北京是抱著顆不定時炸彈，他認為胡錦濤現在什麼都不做，就只等著把政權交接給下一任領導者。中共之

所以什麼都不做，原因在於中南海的九個政治局常委個個都是億萬富翁，他們拒絕改變現狀，而中國人民無法推翻這九個常委，就只能繼續承受現狀。至於炸彈何時會引爆還是一個未知數，衆人對於中國的未來將如何只能予以猜測，只能靠猜測習近平是怎樣的人，來預期中國與全球的未來是如何！

蘇曉康先生對於中國基本上抱持著一種較為

悲觀的態度，他認為根本看不到中國未來的路徑。在北非茉莉花革命出現之時，中國有人認為就如同當年的天安門事件，中國或許有機會再站起來。然而，中國民衆想站起來卻站不起來，因為中國社會已經不存在信任公平，道德信仰完全解體，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的革命是無法發生的。

（整理：陳虹如）